

國學基本
叢書簡編 桃

花
扇

孔尙任著

國學基本
叢書簡編

桃

花

扇

商務印書館發行

序

嘗怪百子山樵所作傳奇四種。其人率皆更名易姓。不欲以真面目示人。而春燈謎一劇。尤致意於一錯二錯至十錯而未已。蓋心有所歉詞。輒因之。乃知此公未嘗不知其生平之謬誤。而欲改頭易面。以示悔過。然而清流諸君子。持之過急。絕之過嚴。使之流芳路塞。遺臭心甘。城門所殃。洊至荊棘銅駝。而不顧禍雖不始於夷門。夷門亦有不得謝其責者。嗚呼。氣節伸而東漢亡。理學熾而南宋滅。勝國晚年。雖婦人女子。亦知嚮往東林。究於天下事奚補也。當其時。偉人欲扶世祚。而權不在己。宵人能覆鼎餗。而溺於宴安。搢腕時艱者。徒屬之蓆帽青鞋之士。時露熱血者。或反在優伶口技之中。斯乾坤何等時耶。既無龍門昌黎之文。以淋漓而發揮之。又無太白少陵之詩。以長歌而痛哭之。何意六十載後。云亭山人。以承平聖裔。京國閒曹。忽然興會所至。撰出桃花扇一書。上不悖於清議之是非。下可以供兒女之笑嚬。吁異乎哉。當日皖城。自命以填詞擅天下。詎意今人卽以其技還奪其席。而且不能匿其瑕。而且幾欲褫其魄哉。雖然。作者上下千古。非不鑒於當日之局。而欲鋪東林之餘糟也。亦非有甚慨於青

蓋黃旗之舉。而爲狡童離黍之悲也。徒以署冷官閒。窻明几淨。胸有勃勃欲發之文章。而偶然借奇立傳云爾。斯時也。適然而有卻匿之義姬。適然而有掉舌之二客。適然而事在興亡之際。皆所謂奇。可以傳者也。彼既奔赴於腕下。吾亦發抒其胸中。可以當長歌。可以代痛哭。可以弔零香斷粉。可以悲華屋丘山。雖人其人而事其事。若一無所避忌者。然不必目爲詞史也。猶記歲在甲戌。先生指署齋所懸唐朝樂器小忽雷。令余譜之。一時刻燭分箋。疊鼓競吹。覺浩浩落落。如午夜之聯詩。而性情加鬯。翌日而歌兒持板待韻。又翌日而旗亭已樹赤幟矣。斯劇之作。亦猶是焉。爲有所謂乎。無所謂乎。然讀至卒章。見板橋殘照。楊柳灣腰之語。雖使柳七復生。猶將下拜。而謂千古以上。千古以下。有不拍案叫絕慷慨起舞者哉。妙矣至矣。蔑以加矣。若夫夷門復出應試。似未足當高蹈之目。而桃葉卻聘一事。僅見之與中丞一書。事有不必盡實錄者。作者雖有軒輊之文。余則仍視爲太虛浮雲。空中樓閣云爾。

小引

傳奇雖小道。凡詩賦詞曲。四六小說家。無體不備。至於摹寫鬚眉。點染景物。乃兼畫苑矣。其旨趣實本於三百篇。而義則春秋。用筆行文。又左國太史公也。於以警世易俗。贊聖道而輔王化。最近且切。今之樂猶古之樂。豈不信哉。桃花扇一劇。皆南朝新事。父老猶有存者。場上歌舞。局外指點。知三百年之基業。墮於何人。敗於何事。消於何年。歇於何地。不獨令觀者感慨涕零。亦可懲創人心。爲末世之一救矣。蓋予未仕時。山居多暇。博採遺聞。入之聲律。一句一字。抉心嘔成。今攜遊長安。借讀者雖多。竟無一句一字着眼看畢之人。每撫胸浩嘆。幾欲付之一火。轉思天下大矣。後世遠矣。特識焦桐者。豈無中郎乎。予姑俟之。

康熙己卯三月云亭山人偶筆

題辭

一例降旗出石頭。烏啼楓落秣陵秋。南朝牘有傷心淚。更向胭脂井畔流。
白馬青絲動地哀。教坊初賜柳圈迴。春燈燕子桃花笑。牋奏新詞狎客來。
江湖無賴弄潺湲。一載春風化杜鵑。卻怪齊梁癡帝子。莫愁湖上住年年。
商丘公子多情甚。水調詞頭弔六朝。眼底忽成千載恨。酒鈎歌扇總無聊。
零落桃花咽水流。垂楊顚領暮蟬愁。香蛾不比圓圓妓。門閉秦淮古渡頭。
錦瑟銷沉怨夕陽。低回舊院斷人腸。寇家姊妹知何處。更惜風流鄭妥娘。

山蘊子田 雯題

仙郎花下按宮韶。樂府新編慰寂寥。消得東林多少恨。梨園吹斷白牙簫。
玉樹歌殘跡已陳。南朝宮殿柳條新。福王少小風流慣。不愛江山愛美人。
江流滾滾抱金陵。雪鷺霜鷗詎可憑。不見滿城飛礮火。深宮猶自賞春燈。

遙憶吾鄉老畫師

藍瑛

借居香閣墨淋漓。殘山剩水何堪寫。枉寫桃源避世時。

烟花斷送秣陵春。顛倒朝常盡弄臣。龍友不爲瑤草賣。可知貴竹有奇人。

虞山倡議采宮娥。自是詩人好事多。明月當頭杯在手。孟津聯語更如何。

冰執濺血不須嗟。染出天台洞口花。人面依稀筵上見。不知眞蹟落誰家。

流分清濁辨來眞。復社文人目黨人。何減蘇黃元祐籍。雞林中亦有安民。

田妃抔土改思陵。內監孤忠愁不勝。野乘漫勞增樂府。也如漆室照殘燈。

予有曠園雜志。載思陵改葬始末。先生采入樂府中。

勝絕河房丁繼之。燈船吹竹又彈絲。誰知老去情根斷。卻與才人作導師。

半壁江山劇可憐。銅駝荆棘故依然。閑情付與漁樵話。不學長生便學禪。

蔓草王風歎式微。狡童荒誕事全非。閣高一枕松風夢。獨羨逍遙舊錦衣。

養士恩深三百年。國殤能得幾人賢。傷心閣部梅花嶺。夜夜冬青哭杜鵑。

侯生仙去宋公

漫堂

存。同是梁園社裏人。使院每聞歌一闋。紅顏白髮暗傷神。

往余客宋中丞幕。每有宴會。輒演此劇。

闕里文孫正樂年。新聲古調總清妍。譜成抵得南朝史。休與春燈一例傳。

春燈謎。阮大鉞傳奇也。

清製排成瑁璪餘。馬伶小傳石巢書。描摹若輩聲容處。一任文園賦子虛。
相傳壯悔堂集。朝宗於辛卯下第後數日成之者。故文雖奇而事多失實。

青溪野館明春水。北里頽垣出菜花。都入云亭新樂府。勝聽白傅舊琵琶。
玉茗青藤欲比肩。石渠俎豆在臨川。濃香絕豔知多少。不及興亡扇底傳。

齊州王 萃題

長板橋頭惹恨多。黃金難買玉郎歌。無端社散龍舟歇。翻出新聲付綠波。
金粉南朝重有情。人人知愛聽雛鶯。東林未許花枝好。一陣游蜂葉底爭。
怨人不解春燈謎。拚使長江鐵鎖開。供奉正忙烽火報。胭脂零落女牆隈。
漁樵二老說興亡。燕子呢喃趁夕陽。眼見九江沉斷戟。烟籠春樹水茫茫。
棲霞山色白雲空。梅嶺春殘亂落紅。六十年來啼杜宇。桃花血點化春風。
寂寞香燈寫怨詞。秦淮垂柳舊絲絲。春潮夜漲天壇下。漏盡宮門月墜時。

岸堂從學人唐肇拜題

茸茸芳草一江新。桃李無言照水濱。長板橋頭人悵望。秦淮烟雨舊時春。
青溪楊柳兩行秋。粉冷脂殘簫管收。不是石巢歌舞處。淒淒風雨媚香樓。
羽扇新張大寶登。龍墀扶醉賀中興。薰風殿裏開南部。一歲烟花說秣陵。
元宵燈火夜迷離。燕子新教數段詞。羯鼓鼙鼙催玉樹。花開花落後庭知。
樓船皎矢射江鳴。朝野誰人不避兵。肝膽惟存蘇柳輩。烟塵滿地一身行。
鐵鎖長江昨夜開。歌聲咽斷馬嘶來。迷樓辱井無人問。笑指梅花一將臺。
一聲歌罷海天空。剩水殘山夕照中。多少興亡多少淚。樵夫攜酒話漁翁。
曲終江上數峯青。金粉南朝戰血腥。野草閑花愁滿地。一時都付老云亭。

琴臺朱永齡題

中原公子說侯生。文筆曾高復社名。今日梨園譜遺事。何妨兒女有深情。
南渡真成傀儡場。一時黨禍劇披猖。翩翩高致堪摹寫。僥倖千秋是李香。
氣壓寧南惟個儻。書投光祿雜談諧。憑空撰出桃花扇。一段風流也自佳。

血作桃花寄怨孤天涯把扇幾長吁不知壯悔高堂下入骨相思悔得無

陳生

定吳次尾

名士鎮周旋狎客追歡向酒邊

柳敬亭蘇崑生

何意塵揚東海日江南留得李龜年

丁繼

新詞不讓長生殿幽韻全分玉茗堂泉下故人呼欲出旗亭樽酒一霑裳

商丘宋 榮題

往事南朝一夢中興亡轉瞬鬧秋蟲多情最是侯公子消受桃花扇底風
飄零金粉雨蕭蕭舊院依稀長板橋莫怪秦淮水鳴咽六朝流盡又南朝
名士傾城氣味投何來豪貴起戈矛卻奩更避田家聘彷彿徐州燕子樓
代費纏頭用意深奄兒強欲附東林絕交書別金陵去肯負香君一片心
狎客無端製豔詞何人妙楷寫烏絲家家燕子聞長歎啣得紅箋寄阿誰
滿城兵甲少寧居行樂深宮尚晏如小技翻能溷游俠崑生曲子敬亭書
寇白鄭安娘門歌喉百轉鶯禁中傳點早知名官家安用倡家選輸與潛身卞玉京
漢中驕帥築高壇庚癸頻呼就食難公子移書疑內應殘棋一局等閒看

桃花扇傳奇 題辭

五

遙憶吾鄉老畫師。藍瑛借居香閣墨淋漓。殘山剩水何堪寫。枉寫桃源避世時。

烟花斷送秣陵春。顛倒朝常盡弄臣。龍友不爲瑤草賣。可知貴竹有奇人。

虞山倡議采宮娥。自是詩人好事多。明月當頭杯在手。孟津聯語更如何。

冰紈濺血不須嗟。染出天台洞口花。人面依稀筵上見。不知真蹟落誰家。

流分清濁辨來真。復社文人目黨人。何減蘇黃元祐籍。雞林中亦有安民。

田妃坏土改思陵。內監孤忠愁不勝。野乘漫勞增樂府。也如漆室照殘燈。

予有曠園雜誌。載思陵改葬始末。先生采入樂府中。

勝絕河房丁纜之。燈船吹竹又彈絲。誰知老去情根斷。卻與才人作導師。

半壁江山劇可憐。銅駝荆棘故依然。閑情付與漁樵話。不學長生便學禪。

蔓草王風歎式微。狡童荒誕事全非。閣高一枕松風夢。獨羨逍遙舊錦衣。

養士恩深三百年。國殤能得幾人賢。傷心閣部梅花嶺。夜夜冬青哭杜鵑。

侯生仙去宋公漫存。同是梁園社裏人。使院每聞歌一闋。紅顏白髮暗傷神。往余客宋中丞幕。每有宴會。輒演此劇。

錢塘吳陳玉題

夜半兵來促管絃。燕巢飛幙各紛然。南朝剩有福王一。縱不風流亦可憐。

板蕩維持見幾人。隻身閣部泣江濱。卻教世俗思忠毅。曾許他年社稷臣。

史公貌寢。應童子試時。左忠毅首識之。曰好自愛。他年社稷臣。

也。聞者譁焉。至後果驗。

閣門馬口氣如舊。百子山樵作好仇。餘毒東林連復社。十分錯誤一生休。

玉樹後庭一曲哀。宮紗歌扇賜新裁。桃花自向東風笑。爭似佳人面上來。

鼙鼓琴琴夕照微。耳剽舊事演新機。仲連去後誰排難。長揖軍門柳布衣。

由來賈禍是文章。公子才人總擅場。一片癡情敲兩斷。還從扇底覓餘香。

古滕王特選題

潭水深深柳乍垂。香君樓上好風吹。須知當日張郎筆。染就桃花才畫眉。

兩家樂府盛康熙。進御均叨天子知。縱使元人多院本。勾欄爭唱孔洪詞。

亡友洪君昉思。有長生殿傳奇。與桃花扇先後入內庭。並盛於時。

會稽壑門金壇題

桃花扇傳奇

題辭

桃花扇傳奇 題辭

八

東魯春日展桃花扇傳奇悼岸堂先生作

南朝軼事斷人魂。重展香君便面痕。不見滿天紅雨落。老伶泣過魯西門。先生歿。雖梨園舊部。亦有泣下者。

桃花忍見魯門西。

太白詩。桃花夾岸魯門西。

正樂人亡鳥咽啼。一代風徽今墜也。云亭山色輕淒迷。

金 壇小郟氏再題

凡例

一劇名桃花扇。則桃花扇譬則珠也。作桃花扇之筆譬則龍也。穿雲入霧。或正或側。而龍睛龍爪。總不離乎珠。觀者當用巨眼。

一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確考時地。全無假借。至於兒女鍾情。賓客解嘲。雖稍有點染。亦非烏有子虛之比。

一排場有起伏轉折。俱獨闢境界。突如而來。倏然而去。令觀者不能預擬其局面。凡局面可擬者。卽厭套也。

一每齣脈絡聯貫。不可更移。不可減少。非如舊劇東拽西牽。便湊一齣。

一各本填詞。每一長折。例用十曲。短折例用八曲。優人刪繁就簡。只歌五六曲。往往去留弗當。辜作者之苦心。今於長折。詞填八曲。短折或六或四。不令再刪故也。

一曲名不取新奇。其套數皆時流諳習者。無煩探討。入口成歌。而詞必新警。不襲人牙後一字。

一詞曲皆非浪填。凡胸中情不可說。眼前景不能見者。則借詞曲以咏之。又一事再述。前已有說白者。此則以詞曲代之。若應作說白者。但入詞曲。聽者不解。而前後間斷矣。其已有說白者。又奚必重入詞曲哉。

一製曲必有旨趣。一首成一首之文章。一句成一句之文章。列之案頭。歌之場上。可感可興。令人擊節嘆賞。所謂歌而善也。若勉強敷衍。全無意味。則唱者聽者皆苦事矣。

一詞曲入宮調叶平仄。全以詞意明亮爲主。每見南曲艱澁。扭擲令人不解。雖強合絲竹。止可作工尺字譜。何以謂之填詞耶。

一詞中使用典故。信手拈來。不露餽釘堆砌之痕。化腐爲新。易板爲活。點鬼揅屍。必不取也。

一說白則抑揚鏗鏘。語句整練。設科打諢。俱有別趣。寧不通俗。不肯傷雅。頗得風人之旨。

一舊本說白。止作三分。優人登場。自增七分。俗態惡詭。往往點金成鐵。爲文筆之累。今說白詳備。不容再添一子。篇幅稍長者。職是故耳。

紙上勃勃欲生，況加以優孟摹擬乎。

一脚色所以分別君子小人，亦有時正色不足，借用丑淨者。潔面花面，若人之妍媸然，當賞識於牝牡。

驪黃之外耳。

凡正色借用丑淨者，如卽蘇丁蔡出場時，暫洗去粉墨。

一上下場詩，乃一齣之始終條理，倘用舊句俗句，草草塞責，全齣削色矣。時本多尙集唐，亦屬濫套。今俱創爲新詩，起則有端，收則有緒，著往飾歸之義，彷彿可追也。

一全本四十齣，其上本首試一齣，末閨一齣，下本首加一齣，末續一齣，又全本四十齣之始終條理也。有始有卒，氣足神完，且脫去離合悲歡之熟徑，謂之戲文，不亦可乎。

云亭山人偶拈